舊五代史

二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七　周書十八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案以下原本有闕文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缻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

旭旦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强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衄官寨受

圍入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

洛罷相爲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勑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糺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案以下原本有闕文唐末帝即位用

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册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立合在僕射之前行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

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
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
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
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
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
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
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
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
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
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

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謂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砦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有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

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子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唯事謳吟著述嗜入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衒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

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倣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抜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

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寘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

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牓之日設戟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撤棘啓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澠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卽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政反狀

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勑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塡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勑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于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

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
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
譽平生爲文章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
于板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籝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籝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仕
皇朝爲司勳員外郎永樂大典卷五千七百一十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

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搆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遂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幷管記累檢校官至戸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幷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至汴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翌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

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三

景範淄州長山人案以下原本有闕文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案冊府元龜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慮上玄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開與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尙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立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序彝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財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竝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御平章事判三司

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煩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案景範神道碑以顯德三年十二月立今尚存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躭于貨殖裔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彩立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塡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爲招討張從恩爲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末北征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補前盧文紀傳遂以本官致仕　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八　　周書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於邠第是時漢室寖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鎭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

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
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
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於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
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
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
審其財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
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

力强財足人知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强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
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到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
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
俟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
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
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
合機變望陛下寬之案東都事略時朴與徐台符竇儀同議世宗覽之愈
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
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

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諭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繇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默記引閒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候豈得

便從洪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並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於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座遽以肩輿歸第是夕而卒時年四十五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宋史王佺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佺爲東頭供奉官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

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並行于世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三

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大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大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兄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兄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 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

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從木假之子又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

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倪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

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
歷右常侍工戸部二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淸泰初
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
以心恙諠譁於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
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閑居伊洛
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
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絶俸艱于家食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案遊宦記聞引楊疑式傳所載仕梁仕晉年月皆與薛史異
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政凝式候于軍門且
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

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

凝式長於歌詩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善于筆札洛州寺觀藍墻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十二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

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己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己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卒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己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己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未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留揪穠會有故人過洛贍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之修行尼舍俾造轅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鄭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

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

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大微官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頊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頵遊宦于京師

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耿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寄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

憲使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頽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卽拜章辭位乃授戸部尚書致仕退居頴川時少保李鏻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鏻遐有道術酷慕之仍以頴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坏爲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絕高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卒册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三　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　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

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一

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衞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鎭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鎭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

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
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
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
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寮皆至達
官唯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
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檝師僕從皆相顧
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
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
獲利涉使廻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
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

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戸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子思恭右諫議大夫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一十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為戸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

司馬清泰初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卽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澥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

其下龍宮也謝因炷香輿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廻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敬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曰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二十八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宋史邊珝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邽令父蔚太常卿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

明宗入洛遣李冲賫詔于闕右盡誅閹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閹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鎭邠寧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妻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

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玗珝俱仕皇朝爲省郎永樂大典卷四千七百二十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杜重威叛于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荐于曹州節

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僨軍于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貶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攷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戸二部侍郎　案別傳作工禮戸三部侍郎

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戸部尚書

段希堯傳河内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周書二十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趫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鎭幷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

衆無能勸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悋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悋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鎭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鎭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鎭得緡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鎭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醫旣而昇

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一十二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没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頴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儈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淸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

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凋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祚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愼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慍不

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隨于卧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槃酒遥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膚格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

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四十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寔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

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幷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廻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于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沉厚謙恭有禮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縉紳之士亦皆惜之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四十

李彥頵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鎭鄴寘

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推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頵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賸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廹州城彥頵閉壁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廵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頵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李暉字順光瀛州束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

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鬬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泰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搆逆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

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强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王重裔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洛重裔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

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于宗城東晉軍進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蹙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與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衞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

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祚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闘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臠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屑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

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汝上而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趙鳳冀州棗强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鎭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衞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

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盗之隱伏乃誘致盗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盗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嘗掠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歛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一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

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失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旣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楊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

彼人以鱘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虵虺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即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廻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衞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衞顯德二

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傅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于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衞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郤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郎以爲

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爲鎭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衞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六十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衞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

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頵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頵中夜挾刃入于寢門執頵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臠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二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僞右監門衞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塡壍陷壁晝夜

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饑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立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令今上卒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腕浩歎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進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永樂大典卷九千九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攷證

周列傳九張顥傳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懐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爲安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補前趙鳳傳　鳳往依焉　宋史荆罕儒傳云罕儒少無頼與趙鳳張輦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燕

王趙延壽

得掌兵權

補前張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 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

穎傳 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于用度多罷嚴選富家子

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産丕爲之滿歲

府財有餘宗人正當次補其任率屬泣拜請

丕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　周書二十一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

常爲與客漢祖踐祚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爲監軍入爲内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爲羣小所搆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廹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祚加平

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
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侍太祖商搉
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
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
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
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
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
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
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
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

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討度

增修平陽故城而廻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
密戚也自太祖踐祚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
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
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
軍廻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兖州已遣侍衞
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
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
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
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
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

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北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巘

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
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
議乃止巖姪從勳居于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
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
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
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
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
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
童子上交不達其旨牓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
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

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勅下覆試非晩峻愈怒訴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法太祖頷之而已又奏請以顏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卽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

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淩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密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投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

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旣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旣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

十三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還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五彥

超鎮兖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爲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兖隱帝遇弒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三周太祖時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令兄事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爲兄也通鑑改作今兄似未諭其意今全文無可考姑附識于此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讟太祖結通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爲印卽無闕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四百十七先是塡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兖州屬焉彥

超節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旛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永樂大典

卷七千八百五十八　案慕容彥超永樂大典僅存三條今補錄冊府元龜一條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鈎距兖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衙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自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廄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饑渴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踪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兖州慕

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墻甚高大門之上云夫子廟高祖意谿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也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庫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耳汝宜偽劉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

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劉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于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臨禮待甚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卽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羅其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

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兖州詔曰閻宏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羅寃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永樂大典卷九千八百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攷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顔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　案顔衎陳觀歐陽史作顔衍陳周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是書異

補前王峻傳　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舊五史卷一百三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一　　　　周書二十二

劉皡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皡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皡客于縣舍爲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卽令皡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鄆州刺史皡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

季興于荆南韓累爲荆州攝官旣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顒鎭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歴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鎭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淸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衞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韓問鬼姓氏曰李丕文韓曰君言殊誣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卽以手掊地豁然見

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暐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卽前鬼也引暐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託暐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暐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暐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暐旣寤欲掘而視之旣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税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暐爲高麗册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暐嗜酒留連累日旦晩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肰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

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暐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十八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爲勒之于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鎭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册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郵之貲耳嗣子尙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貲

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瞶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旣痞心惡之俄聞沆卒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署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于魏鄴王羅紹威表

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戸部尚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

之秩亦其命耶永樂大典卷六千二百五十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贈工部尚書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三十八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

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尙書右丞奉使

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尙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尙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旣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鄆城陜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爲第三人）顯德五年秋以

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紓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卒人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二十）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

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載爲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一

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　案扈載傳原本殘闕令兼採冊府元龜以存大槩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范延光鎮定州按延光未嘗涖定當是鎮

州誤之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晉天福中入爲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

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蕝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
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
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
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
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
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
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卿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
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
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
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

而議論剛强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觖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伸竇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書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

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十鋌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旣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旣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

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

趙延乂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溫珪仕蜀爲司天監溫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卽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乂少以家法仕蜀由廕爲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乂世

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鑒淸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内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在恤緯之憯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正）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刼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義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旣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

焉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善交遊達機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乂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乂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沈遘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遘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

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遺爲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後累爲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榷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

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貸于人廣備行李及郎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褻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卽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讜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

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予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郤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筠酒酣輙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案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好姦謀少爲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

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爲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秘書省著作郎（案南唐書云豆盧革爲相雅知忌辟爲判官）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爲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爲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案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爲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與薛史微有詳畧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連而亡命也南唐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齒蝨追者乃捨去是又以晟爲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五代史異）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卽以僞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

李昪僞尊楊溥爲讓皇之册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僞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案玉壺清話載忌爲舒州觀察有二卒自晝持刃求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與之使遁去南唐書云忌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　考孫晟在舒州事不見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寔　顯德二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僞署晟爲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悦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

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覘而知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譖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寔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

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搆禍于梁民令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案釣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永樂大典卷三千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攷證

周列傳十一王延傳改少傳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爲舍人疑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補前劉晫傳覗之已卒矣太平廣記云銜命使吳越路由暉州卒于郵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攷證